



林

白

水

文

集

林伟功 主编

伟功恭书



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林白水分会 刊行

(1922. 12. 1)

昨日之阁势

▲汪阁可暂延十日

▲阁议以司长凑数

▲高恩洪走不了也

▲府方电保之大意

▲继阁又推颜骏人

归自山中之汪伯唐，重以东厂胡同一席之谈，打动凡心，昨早遄赴国务院，召集会议。列席者仅政学系两总长，一为农商李根源，一为教育彭允彝，其他各部则以次长出席，无次长之司法部，让司长吴源一露头角，固一特例也。此勉强凑集之阁议，本无可纪。及数到交长席上，则劳之常蹶蹶而不敢当坐，高恩洪竟缺席阁议矣。原来此位高交长，忽然手拿车票半遮面，欲从车站上车，突为军警识破，由稽查兵士，从客车座隅，将其截住，谓长官密令，请公留驾。高恩洪于此只好急急下车，回寓后密室藏身徒呼荷荷，大有今而后知兵士之尊也。大概保方对老高之严重表示，不一而足，且不仅驱其下野，即算了事，眼看逻辑盈门，卖路案发，铁窗风味不妨先试一下，在老高亦自知其为瓮中之鳖，前日下午，以阁势之陡变，憬然若悟，即已足不到部，与二三死党，计较逃生之法。当即传命某局，豫备专车，当晚命其至戚，攒程赴洛，急求救援之电，已则趁昏黑之际，由车站，入败客丛中，以为可以稳抵津门，初不料其出此岔子，殆恢恢者果疏而不漏邪。

汪伯唐之对人表示，以为总统纵坚欲相留，本人实不能多干，只限定一星期，至多亦不得过十日，届时即使人选不定鲁案未了，亦断不返顾，此等口吻，乍观之好似王亮畴之故步。无怪外间疑其藉此观望，其实则此老自第一场碰钉后，雄心早已销歇，未必果欲再干。所以前晚黄陂当即拍发保方，为汪证明态度，大意以“亮畴去职，政府为之中断，鲁案接收期迫。事机紧急，稍纵即逝。中枢不可无负责之人。若俟正式内阁成立，再行办理，必有许多贻误之处，国家实蒙其不利。不得已临时强迫汪伯唐担任过渡内阁，专为应付外交，万分急遽之中，未遑先征同意。今伯唐仍一再恳辞，谓精力实来不及，只允以一星期为限，过此不肯负责。特专电奉闻，务请尽于一星期内商定正式组阁人物”云云。电末并闻有请曹使主持一切之语，此电发出后，汪内阁一星期之限约，不啻得一有力之保证也。伯唐到此亦只好将就下去，此昨日金入院门之实情也。入院与席阁议后，并批阅重要公事数十起，至下午八时始出，其兼署秘书长之王耕木，则以法制局事务繁忙，呈辞兼职，并力荐秘书厅帮办扬天骥代理云。

汪阁为期甚短，当然可以断言。即保方之于继阁，据云已表示，以颜为上选，以为颜之外交声望，尽可对付鲁案，以及其他。一面推出张志潭氏任财政或交通，其余各部阁员，取纯粹人才主义，由各党派慎重遴选，实力派方面，拟不参用私人云云。

冯焕章昨晨回京，即负有说明继阁之任务，此种表示，无非打倒高恩洪，高恩洪固不足以当人才之称也。但继内阁问题以起者，则最高问题将逐渐紧迫矣。

(1922. 12. 3)

组阁问题络难解决

▲黎黄陂仍王张内阁

▲谓将遣使风行天下

▲津保阁以外有问题

▲汪伯唐态度不消极

▲彭允彝热心作总长

汪内阁之书面限期，又过去一日矣。冬日苦短，一句特一转瞬耳。汪阁之末日，虽将逼近，而继阁之人选，尚各在坚持。保定之拥颜，已有相当表示，而府方则利用敬舆与保洛关系之弱点，故意以继阁属张，以表示中枢之重，不能为保曹一人，任其兴废。此其情形，已详昨报。且纪及其将电质全国各省区此等进一步之振作乾纲。吾人虽深悚于时局之将来，实无以难倒黄陂。以今之所闻，则此顷电文已留中不发，此其态度，以视前日，又不无若干变化，无怪世之以善变目之也。其实张敬舆为津保所暗中反对之一人，所以转愿以揆席奉让于保系以外之颜骏人。然使府方竟发前电，则津保对之颇无办法。以敬舆固外间所认为保派者，而国会与疆吏不无若干之力量也。以此另行一说，则谓黄陂既已拉住敬舆，始终自认得计，且以造阁大事，为其纸上之谈何如信使之通。故拟特派专员，分赴保洛苏鄂，当面疏解，以免扞格。于此可见黄陂之积极起用敬舆，与消极抵制津保，大有我行我是之概。至于津保，对阁既无办法，则下段文章，何如翻作起讲。以吾人揣测，前台虽锣鼓停喧，后台实打扮齐整，一舳斗间，将鸣金开演全剧，诸君拭目以观，尽有好看者在后头也。

汪伯唐之去不去，就其言以观，固可认为无甚问题，但其应付一切不无疑点。昨且拼却财长兼职，以专任万几之国务，每日按时到院，昨亦不差晷刻。到院后，翻覆公文，目览手批，亦颇忙碌。于是传令秘书将接收各处文件，详为类别，分别最要次要两种。最要文件，更分为紧急与非紧急二者，本人则择其急要，拟就办法，以呈凭府方核办。其勤劳从政，当非五日京兆者，所可比拟。至其各大阁僚，则各有心病，张敬舆既窥伺揆席，暂难纡尊就教。高泽畬以未奉帅旨，仍然键户养病。王儒堂以接收鲁案之故，不日出京，昨且呈辞外长。高定庵以卖路事发，缁骑在门，求去且恐不得，岂敢再来露脸。故三日来之交通，转见安静许多矣。此外热心做其总长者，除彭允彝李根源以外，别无他人。允彝之热心，尤难几及，居然遍发通告，负责筹薪。一若本人官运准可过年，一面召集部务会议，以为可以超此一受廷参之礼，以显总长之尊。无如教部部员，多闻名而却步，昨日竟无一至，于是隅隅独行之彭总长，只索嗒然若丧，离部署而返客寮，明日之到部与否？尚未决定也。总理名下之财政部，既经准辞兼职，于是乃有凌文渊代部之命，命令昨晚已下，凌之想代部久矣，此次居然明公正气，奉总统命以来代兹部，视日前之院派，为幸多矣。

(1922. 12. 5)

内阁将改姓矣

.....

(1922. 12. 6)

提案之张阁形势

.....

(1922. 12. 7)

阁讯之难于乐观

- ▲各政系思攫取阁席
- ▲保方未必牺牲豫约
- ▲戛乎难矣其分配也
- ▲张敬舆今日将赴保
- ▲内阁且看虎寿以后
- ▲汪内阁则坚持兑现
- ▲奥款案已阁议否认

内阁之必经同意，吾人早已承认为国会法赋之权能，若谓国会便可指求阁席，以便私图，则迹近买卖，良非政治之好现象。然今日之国会，固明明集视于张阁阁席之争也。自张绍曾三字提交众院后，各派议员，上午一会，下午一会，晚间又一会，聚会愈屡，意见愈歧，索偿亦愈奢。据闻政学系中人，以农教二部，木系现正抓住，何可喜舍他人。以此昨日会议，决定以李（根源）彭（允彝）之位置，为同意票之代价，无论如何，不肯让步。而益友系，亦以木系，早已标明拥张旗帜，前此已试行包办，今后将卓著奇勋，则酬庸之懋，一无让政故其煞尾价声，亦非两缺不可。诸君记之，政益两系，已两两成四矣。此两系者，固与吴景谦接近，而愿赞助张阁者，让一步言之，张敬舆居然可以腾出四席，以畀该两系。然此两系之议员，在国会中既不能超过半数，则同意二字，从何实现。于是与政学益友对时之研究讨论两系，尤属举足轻重，急宜接洽，姑不论讨论与颜之接近，研究与汪之关系，是否可以转面向张，而其条件，未必让步政益，实属不难断言。降而全民，社民治社。乃至于张伯烈之一派，皆非可以空言取得同意。今姑假定讨论、研究、全民、民治。张派平均以一缺塞责，共计五缺，合政益之四缺，宁非九缺阁员，已经分得乾乾淨净。然则保方所豫约之内财农交，又将何以处之。岂彼方慷慨，全部可以喜舍乎。则揆诸实际，实恐未必，盖财交伪利源之所在，内务为政争之冲要，此皆断虽出让，即使赴保之曹锐，居然讨得情面，至多亦不过腾出农商，即此情形已是粥少僧多，如何是好？此合国会实力以统观之，张阁显有转难乐观之点在。然以敬舆之人缘而论，则国会方面，敬舆于恢复法统，实多助力，果直接接洽，或可讨得让步，以此敬舆并无消极之态，即为张奔走之王典型等，亦正兴高采烈。据张

之对人表示，现正准备救国意见书，一俟通过同意即可发表，即此可见其急欲一试矣。明日曹使寿辰，敬輿已约定吴秋舫、王兰亭、刘文泉、刘炳秋等保派要人，于今日遄赴保定，向帅座嵩呼万岁。曹锐且已为之先容，故敬輿此行，实为其成败所取决，关心阁事者，尽可静待保方传来之消息。即国会之提案决议，亦必延至保定罢会以后。昨日本报即料定，阁运必取决于过寿以后，所以各方披露之名单，皆弃置不录，正恐其徒乱人意而已。若论定期兑换之汪内阁，其能否按期兑现，吾人早怀疑虑，就以上情形以观，尤无把握。但昨日阁议席上之汪伯唐，却已提出辞呈，略谓此次出任揆席，全为鲁案而来，今鲁案协定，业已签字。则原定十日之期，断难逾限，且无论如何，自十一日起，本人决不到院。其实总理之声明不到院，与实不到院，王亮畴为之屡屡矣。国人在无政府状态，亦既屡且惯，伯唐果不到院，也自不算什么。然黄陂方面，已自不免着慌，其独二无三之彭李二阁员，亦不免咬尽牙龈，一上辞职呈文。若六小时之外交总长，则已身去东鲁，心羁上国。未行以前，日发下列之就职通电。

（缺一、字太小不清）

寂然无闻之舞弊案，其根本关系之奥款合同，昨日已于阁议议决，认为并未成立，并举以责成外财两部。比种议案，固为汪阁之一种政绩，但所谓认为并未成立，其用意无非欲证实罗钧任之渎职罪名，引入政治范围。即罗钧任本人，昨且具呈总统，请援照陈锦涛往例，改归平政院审理云。

（1922. 12. 8）

内阁将青黄不接矣

- ▲汪伯唐将准期去职
- ▲张阁仍然罹翳未除
- ▲又不免派代之一举
- ▲代阁有三日之运命
- ▲李根源于是乎生心
- ▲保方预约又增两缺
- ▲黄陂今午宴请议员

汪伯唐在星期四阁议席上之表示，以及具呈府方。均经探志昨报，此项呈文，当晚送往府方。其中措辞，注意促派替人。黄陂接此颇甚着慌，初拟指令慰留，终因各方面大有剑及之槩，亦即不敢冒昧将事，以招反响，故只批下（呈悉）二字。须知此二字者视（慰留）或（照准）实别有分两也。然汪伯唐之准期去职，于此又得一明证，特张阁既未实现，则十日以后，其承上接下之文章，又将不免有代阁之出现。至代阁阁运，依吾人推算所得，至少当在三日以上，以提出国会之张阁，须延至星期三，方可列入日程也。在此旬日以前，有代阁之呼声者，为高凌蔚与张绍曾，今高凌蔚既已去保，自不消说。张绍曾则贱名已经提出，安肯短期牺牲，以故昨晨府使之以代阁询者，张特婉辞以却。高张既已如此，替人益见难觅，急遽之际，遂有李根源，以农长代阁之讯，此说果确，又可证明政学系，掠取政柄之野心。即未来之张阁，在国会方面，亦从此受该系之牵制，盖张明一日不解决，则代阁可以

多混一日也。故府方如果有意为张阁帮忙者，则代阁人选，当超出各政系以外，方免此等流弊，此自可以断言。

至张阁形势，则昨日亦无多大进展。敬輿初拟出京，嗣恐席上不免论及阁事。三爷对已之态度，事前既难探讨实在，万一当筵批驳，岂非大讨没脸，所以欲行且住祇派遣总务厅长王典型军械司司长胡恩光为拜寿代表，逐队前往。至保方态度，则传者异辞。其实保之于张，不无多少关系，谓其积极反对者，未能过甚其辞，其实保方之于张阁，只要有相当条件自无坚不赞成之理，特其所谓相当条件，已出意料之外耳。内财农交之预约，吾人早已据为信史。然昨日所闻，则条件中，除内财农交以外，即陆军司法，亦当列诸预约。依此预约以观，九部占去六部，固明示大众，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也。于是某方遂传出以上，六部之支配名单，据云已经定准，计内务张志潭、财政张英华、陆军蒋汇行、交通吴统麟、农商高凌蔚、司法张伯烈，此项名单是否可靠，要当一视虎寿过去，方可征实。惟保方果占去六席者，则所余仅外交海军教育三都而已，外交海军，其人选皆有历史的关系，非国会中人，所可染指。是张阁名下之阁员，其可完全出让罗汉团者，仅一教育部而已。大小七政系集矢一阁员，所以敬輿态度，忽又冷了半截。然黄陂方面，以为张阁既自我提出，务必使之成立。于是特派金永炎以拜寿代表与张伯烈，于昨午出京，为总统致意，为敬輿疏解。一方面则大散请帖，邀请诸大罗汉，于今日（九日）下午二时，在公府怀仁堂吃茶，藉以当面疏通张阁，总期早日通过同意。此自苦心孤诣之处，特国会方面，以吴大头包办之反响，仍难乐观耳。

（1922. 12. 9）

□□□□□代阁

- ▲今日公府之离筵
- ▲汪阁将于以溘逝
- ▲昨日三脚式阁议
- ▲居然通过三次长
- ▲代阁内定王正廷
- ▲但政学系仍垂涎
- ▲怀仁堂之一席谈
- ▲国会无具体表示

今日为十二月十日，为正式接收青岛之日。国人为纪念鲁案故，年年此日，当能猛记勿忘。然即以纪念此日之故，当连想及于一旬内阁之溘逝。今日公府宴请日使之午宴，有汪伯唐陪座，宴罢，汪伯唐与国务总理，将宣告脱离，故兹宴也，可以离筵视之。汪内阁十日之间，两决阁连于黄陂之宴请，一则复活，一则永诀。为料今日之黄陂，当罢宴送客后，紧握伯唐之手，当不无相对歔歔之藁。而在汪阁去职之昨日，仍有（三脚式）的阁议，总理农教以外，以次长凑数。席次之汪总理，除声明本人决计去职，明日不再到院外，并由不成数之阁员，通过胡鄂公之教次，刘治洲之农次，以及朱延昱之兼代财次，此固手迹未完之事。因而顺便做一人情，阁运虽短登庸已众，尤伯唐所足以自豪者。但汪阁之溘逝，偏在张阁未

产出之际，吾人方虑其青黄不接，而府方亦著急及此。据昨晚所闻，果然不出于派代之一途，但所谓代者，自然限于汪阁之阁员。所谓汪阁之阁员，其撑场者，仅政学系之彭（允彝），李（根源）在王儒堂之六小时外长，亦所以豫为代阁之道地，以上三人。儒堂尚较有可取。以故黄陂遂以昨午密电青岛，传令儒堂作速来京，就此观测，则代阁之已定儒堂，实有几分可靠。若谓接收青岛未易抽身，则儒堂前此已有准备，其拉住熊运臣同往者，亦即豫为分身计也。一说黄陂昨亦电召高泽蕃，高适在保，其应召与否？尚无所闻，而最初所拟之张绍曾，亦一再拒绝，代阁之命。故王儒堂果万一不能返京者，或终不能脱出政学系之掌握，亦不可知云。

（缺一、字太小不清）

昨报之怀仁堂茶会，系以昨午二时开筵，议员中多数赴保拜寿，其留京者又须除去民治派，以该派与黎无缘也。以此赴宴人数，未见其多，有谓四百余人者，有谓二百余人者，当非实数，就席后，黄陂照例寒暄，随对议员表示三事。

一、张阁同意案，业经咨交国会，务望早为解决，即以星期二。列诸议案。

二、汪阁之派署，实因接收鲁案之紧迫，今青岛接收，伯唐决去，在张阁未诞生以前应有派代之举。

三、中央财政，困难已臻极点，收入仅二十三万，支出须九百余万，深望共图救济。

黄陂言毕由财政代部凌文渊，报告财政现状略谓中央收入，向靠盐余关余税收三项，刻均完全抵押，来源算已断绝。即如十一年公债，虽足支持一部之政费，但匀付数月，转瞬告罄，此后山穷水尽莫知为计云云。照例东道主致词之下，来宾应有答言。昨日之会，以资格论，参院尚无议长，应让众议长露脸一次，无如吴景濂张伯烈，均已趋保奉承。于是王家襄遂赴出席致答，略谓前此署阁之不提交同意。外间实有烦言，前兹政府既已提出张阁，足证其尊重国会，但对于张阁之同意与否？则属各个议员投票之自由，不能代表答覆，然希望内阁之成立，则同人与总统，实同此心理，至派代一举，乃政府权宜之举，国会不愿过问。至于财政困难，同人虽所共知，然兹事体大，委非此言可决。总望政府与国会，本公开之精神，为共同之讨论云云。酬答既毕，以四时三十分散席，此总统为张阁疏通国会之情形也。至各方之对于张阁，则请待明日之报告。

（1922. 12. 10）

汪伯唐昨已下野

▲今日并无内阁

▲张阁难征保方之同意

▲昨晚光园将另有决议，

▲冯玉祥且已先时返京

▲蒸电中之汪阁与代阁

▲但代阁命令迄未下来

▲高恩洪又何其沮丧耶

张绍曾名字，虽已提出国会，以罗汉团之责望甚奢，本已大难乐观，重以保定之反对态

度，又复逐渐明示。虽庆寿筵中，尚匆未及叙，而口角眉边，早露不耐之状，重以身边之重要角色，如冯焕章王兰亭高泽畬吴秋舫等，皆为反对敬輿组阁之人物，王高吴且宣言不愿入阁，冯则始终认定颜骏人为惟一之揆选，他如靳翼青一系之人物，亦不表赞同于张阁，即如曹四，初亦否认敬輿而赞泽畬者。虽因小边得窥阁席之故，渐易其反对态度，然以乃兄之时表不满，与左右之排挤甚力，即亦不致积极的赞助张阁综此情形，则张阁之难求谅解于保方，盖黔驴之技穷矣。彼望承实力风色之国会议员，当初所以大开口价者，亦无非故作难题，轻轻地，将同意案暂搁一二日，腾出时间，由张伯烈吴景濂率领二百尊罗汉，西行保阳，探讨帅旨，及其明示大众，则此辈后日返京，宁复有好面孔，以对此候补总理耶。至于府方之技撓敬輿，初本有所命意，（见四日本报）且料保方可以疏解，遂由拜寿代表金永炎，顺便表示意见。金到保后，虽亦乘间进言，顾所探得之口气，则异常不好，且有“敬輿做事太乱”，“做陆军总长……还行”等语。言外之意，大可不言而喻。于时有袖出阁员名单相示者，则纸上间有保系人物，曹亦略无表示，而保系中人且有相约不入张阁之说。此又张开与保无缘之一大证明也。

保定庆寿之筵，八日煖寿，九日正日。此两日者，嵩呼山祝征歌选舞，宾主方忙于酬酢，对阁事虽曾述及，究未深谈。截至昨日则平常贺客，率已返轅，留驾者已自不多，东道主遂束邀数十人在光园宴会，而时局之各大问题，当以此筵开议。在吾人执笔属稿，也许上述情形，有正面或反面之变化，亦不可知。但可以附述者，则世人所认为保方驻京留守之冯焕章，则以昨日离保抵京，与之偕来者，且有聂宪藩，薛之珩王克敏各要人云。

然光圆开宴之日，适为汪阁之临了一日。伯唐上午仍然到院，发出去职通电，略述本人来去之非得已，今则十日届满，如期引退云云。随以卓午入府与宴，宴毕对总统正式声明，辞卸阁揆任务，旋即告辞出府，在伯唐之矻矻守信，自可邀得相当之称许。黄陂迫到此际，亦难再说（留）字，于是又着意到代阁人选，数来数去，又数到敬輿身上，由电话约其入府，敬輿虽应召而来，仍固辞代阁。黄陂虽反覆相强，终无结果。而前所电邀之王儒堂，却于昨午急电覆京，陈述青岛接收，至早须十五日左右，方可蒞事。目下事机丛脞，万难返京。对于总统言外之推重代阁，亦不提起，黄陂遂认儒堂此电，并非不愿代阁，不过别有隐衷。遂将署就未发之“玉正廷代阁”命令，暂为留中，并于报告汪阁告终之蒸电中，声叙：“例以阁员权代总理”。一语显出外长代揆，已有往例，此亦所以为代阁者稍分责任也。至已有明令别发云者，是又不啻拒绝对方之另举代阁矣，蒸电录左。（略）

一说谓黄陂于接到儒堂来电后，着慌非常又以代阁，遍徵李鼎新、李根源、彭允彝等。而李根源亦力想过瘾，或者终能克偿所愿，盖张阁今既难关重重，而代阁之阁运，或且转较汪署阁为长命，故政学系日包围于黄陂左右，而思一逞也。

至提案查办之高恩洪，其乘机溜出北京，前报业已纪及，高之此行，俨然以洛方代表自命，在彼以为吴大帅是保系数一数二的人物，吾果代表玉帅者，则保定人物，当奉承不暇。殊不料庭参不蒙款接，隅坐莫与为欢，虽有珍珠十斛之寿品，而卒难一邀钧盼。虽拥玉帅代表之头衔，而举座争致揶揄，途乃掩袂登车，急返京城。有见其自西站下车者，谓其沮丧异常，大非昔日之概，行且西遁洛阳，向玉帅撒娇矣。在高之保行，如未碰此大钉者，则前晚既已返京，昨必加入代阁之运动云。

（1922. 12. 11）

昨日之阁讯

- ▲保方表示之似是而非
- ▲光园席上无具体决议
- ▲庆寿议员回顾同意案
- ▲有昨日提出决议之说
- ▲王正廷代阁昨见命令
- ▲但王之来否仍欠分明
- ▲李根源谈话之假撇清
- ▲过去总理兑现六万元

张内阁同意案，以昨晚所闻，确拟明日提案解决，其通过与否？就国会形势而论，敬輿不无多少把握。无如一般议员，惯于奉承颜色，初以保方之不愜于张也。故同意案之提出，置诸不瞅不睬，远望焉去而之保，到保后虽获叩帅座，而接谈苦无机会，即大头善钻者，亦钻不到虎腹以内，直至前晚罢寿归来，始于握别之时，启知内阁同总已由公府提交一节。当时之曹，其对阁仍无确切表示，祇谓组阁操自中央，本人分难干涉，前此所以严究奥款舞弊，纯为爱护国家起见，今此案已交法办，王阁且已辞职，则事实已成过去，至于敬輿继阁本人无所谓赞成，亦无所谓反对，特接近本系者，一概不令入阁。同意案既由总统提交，则无论如何议决，如何组织悉听国会主持云云。此等冠冕堂皇之论调，其绵里藏针，仍表示其不满于张阁，然国会方面对于悉听主持一语，则无异于荣膺殊锡，以故遂有明日提案之决议。特其议决之际，能否依法赋之权能，不受外力之支配，则吾人对于案失信用之国会，殊不敢豫表其信赖耳。

前晚光园之特筵，列席者皆重要角色，席次略有论列，谈至内阁分际，主张仍取旁观。适派暂不加入，于时曹四却提议两事，拟令继阁之张绍曾，负责承受，举座有发言赞成者，有嘿不一语者，最后三爷以为兹事体大，日下时机未到，应从缓议云云就此以观。则万众属目之庆寿会议，实少所取决也。

庆寿议员，既饬闻前述之表示，回京以后遂开会益勤。昨日上午各政团，且分班联席会议，上午之会列席者较居多数，其决定态度，有援助张阁之倾向，并有不许任何团体，攫取阁席之宣言。下午之会，则列席者，较居少数，其主目的则明示以阁席为条件，此各行其是之各政派，昨且有直接往见后选总理，提出交换条件者。可见国会意见之纷歧，虽有善者，末如之何也已。今试单就国会以判定阁运，则张敬輿之总理，或可通过于明日之众院，而张阁之阁员则提案与通过，下文尚自多多也。

以上所述，纯为未在之阁，今且转笔以述现在之阁，以昨日论，其现状实为有阁无揆，代阁之令延至昨晚五时，始行将王正廷发表。此在蒸电之发，已经决计，然以高五之故，不能不略有所待。适冯焕章以昨日上午入觐，黄陂询以代阁焕章虽无决切主张，然以教友关系，于王正廷李鼎新李根源中，对王不无着意嘘拂。黄陂于此更觉得儒堂之四平八稳，遂即毅然，将王正廷三字，膺入汪伯唐手泽之空白命令，立即续电青岛，催其回京，就任代揆。电中措辞恳挚，并有张阁指日可望通过，替任有人，决不久累贤劳，至在青事宜，可由熊督

办料理云云。此电到青，未知王儒堂取何态度耳。据接近儒堂者言，府方已接到儒堂覆电，辞谢甚力，并以暂难返京为言，但另一消息，则谓儒堂一二日内，可一以勉作京行。总之富贵逼人，儒堂固热宦中人，必谓其无心阁鼎，其谁信之，至政学系之李根源其垂涎代揆，固已有口皆碑，在论者无非以其不自度量，貽笑大方。及蒸电发出，则代阁之属儒堂，已甚明显，李乃发表假撇清之谈话如次。（略）

（缺一、字太小不清）

于此更当追述过去之阁，汪伯唐已于昨早十时，重赴西山，当其前日与宴以前曾发下列之辞职通电。

（缺一、字太小不清）

此电一发，此后之内阁，果不干姓汪的甚事矣。然过去总理之秋波一转，却值得六万现洋，此固长留去思之一道也。在院方职员之索薪久矣。近届汪伯唐署阁期中亦曾有一度之请求，经王耕木与财部交涉，居然以昨日支到六万元，交由第五科核给院薪一个月，即以今日发放。故今日之国务院，即无总理，即无秘书长，而肉食者流，看孔方兄面子。其入直者，当反较常时为勤云。

（1922. 12. 12）

阁之不阁久矣

▲王正廷离青未抵京

▲对代揆当别无问题

▲且有改代为署之说

▲解决张阁仍无确期

▲国会果倾向敬輿乎

▲张敬輿惟一之劲敌

匆匆赴鲁之王儒堂，于出京之日，从百忙中腾出六小时，就职第一位阁席之外交总长。于时吾人财断定其别有所图，以外长席次距揆座近也。果也前晚之代阁明令，儒堂得以尽先补用，可谓有志者事竟成矣。自府电促归，传到青岛，此心羁上国之王儒堂，恨不鞭石缩地捷足揆席，当即电致北京，告以整装待发，电文录次。

（缺一、字太小不清）

比项电文，无非间接向府方表示（愿来），昨晨另电分致府院者，当亦不外尔尔，既从青岛赶回北京，则其热望揆席益无可讳。所以即前晚之断定王正廷绝不代阁者，昨亦换一口吻矣。平心以论，以儒堂比较政学之彭李，代揆之选，允当让其独步江左。但此君固进寸得尺之流，充其步步云衢之想，由代而署而正式组阁，断不甘落人后。此自后话，暂且不说。按其行期而计，昨午应可到京，下午四时，府院及王宅家属，已在车站迎候。乃车到而王未至，大众遂不免白跑一趟。据闻诸王氏家属，儒堂之离青，已属甚确，本次所以未到的，当系在津有所耽搁，早晚不过一半日，晚车即使不到。亦终不出明日（今日），至代揆一事。据闻儒堂在中枢无人负责之时，总统既强以相属，当然义无可辞，且看到京之后，如总统再为劝驾，当更无不就之理，特允就之后，不免步武汪阁之定期兑换，约明几句几日耳。此节

据某方报告，已自郑重声明，但黄陂方面以张阁之遽难解决，有将王儒堂改代为署之意，果实行此著者，宁非适中下怀。一说谓其逗遛津门，别有动作，未知确否。

自代阁产出后，张敬舆之正式内阁，几已不复注意其同意之压置于众议院。忽云星期三可以提出，忽云星期五可以解决，其实尚无确期，此不生不死之现象，殊足令人难耐。盖保方似是而非之表示，大头已闻而头痛，儒堂国会之一部分势力，尤望而却步，所以屡欲提出，而屡不敢提出，议事日程之更改，此后当不仅一次矣。然罗汉团之踊跃于帽见胡同冯国璋故居者，大有摩肩接踵之盛，其表示好意，约有三套口调。

一、张阁之提出，由元首之独断，张复重视国会，豫有联络，为感情之关系，自当予以同意。

二、张阁之组成，无论何项政党之议，概不得加入，以避包办之嫌。

三、张阁应于上台以前，极明瞭的表示其一切政见，对财政应取公开，对前阁舞弊案应主法办。

右列三项，或亦议员倾向张阁之佳音。但实际如何，尚虽确认。就保方之不愿加入以观，则张阁前途之幸运，不能单就同意案之形势以论断之矣。

保方之对张阁，其表示既在若隐若现之际，而其所确认之揆选，则仍不出于颜骏人即一部分之捧高五者，亦愿降以相从然颜之不愿无谓牺牲，则仍不改其消极之态度。然张阁之劲敌，则别有特起之异军，即新膺代揆之王儒堂也。盖敬舆之国会人缘，固追不错，但究无多少实力，以视儒堂，不免瞠乎其后。儒堂本议员之一分子，且名列民党而较具实力者，即吴大头之不敢骤提张阁同意，此亦原因之一。况府保交重之冯焕章，且以教友关系，对王儒堂自肯特卖力气，此又敬舆所抵挡不住者也。

(1922. 12. 13)

王代阁以今日开场

▲下车之急不及待

▲口头仍逊谢不遑

▲通电效法汪伯唐

▲今早十时可到院

▲张阁以明日决议

▲未知抵得劲敌否

归自青岛之王儒堂，以前晚七时抵京，特其急于下车，故不及到达车站。即自崇文门税关前，匆匆下来，赶赴六国饭店，与二三交好，有所商议。于时府院部之迎逐代揆者，尚植立东边，疑其未到，知其到者固甚鲜也。出六国饭店后，当即驱车返寓，于时黄陂已闻其到京，以为铁狮子胡同，去东厂胡同甚近，乃以电话约其枉过，此骤膺异数之王儒堂，忽故示高蹈，掩其情急之状，乃以总长倦矣。却其电召，延至昨早十时，始行晋谒，当由黄陂款于午宴，并延张敬舆，张亚农吴濂伯作陪，儒堂见面后，首述接收青岛之经过，次谢代揆之任命，黄陂温谕有加，谓近以伯唐坚履十日之约，张阁同意又适未解决，中枢不能无人负责。因而重累贤劳，由阁下以外长兼代，务望勉膺艰巨，共维现状云云。此等口调为儒堂意想之

中，既经一度逊谢，遂亦直截答应，并提出下列条件，请求承诺：（一）代阁须有期限，并以一句为度。（二）现阁（指汪阁）阁员，须三分二以上出席阁议，以壮观瞻。黄陂对此，当答以张阁同意。众院即日可以提案解决，是一星期之限，可无疑义。阁员出席与否，尽可商量，即使退职告假，仍有次长凑数。吴景濂等亦声明，同意案可于星期五提出，儒堂至此，觉得所有门面官话，已将身分装到十足，乐得乘风便转，允为暂代随即退出公府。亲访李承梅张敬舆以及新回京之高泽沅，并豹参议唐在章，兼代院秘长。一面由电话传令院秘厅，定于今午十时，到院就职，嘱为函达各阁员，定下午二时，开国务会议。傍晚五时，且发出（汪式）之就职通电，录之于次。

（缺一、字太小不清）

右电所云，无非装正经样子。一似出任揆位非得已也者，其实则以（进为退）之老套。吾人闻之已厌，所谓一句之限，亦无非为观看风势，以决进止。其能否与汪阁之一句，等例齐观，殊难据为信史。假若张阁忽形蹭蹭，则十日过后之王儒堂，果又效法汪伯唐，而绝裾竟去耶。则六小时之外长，大可不干，更何必远从青岛特地返京耶。人一置身官界，则其所说者，多属官话，官话中听而难信原不足怪，然耶稣十诫，固明明诫诳语也。爱干而偏说不爱干者，非诳语乎。

黄陂致王之蒸电，万急青岛王儒堂总长。青电悉，汪揆已去，张敬舆不肯代理，国会同意迟速难期。现在阁员寥寥，亦以执事为最宜，已决发明令，以执事暂代阁揆，时局艰危，万无固辞。并盼立覆，元洪蒸（十日）印。

于此当述已提同意之张阁，张阁之劲敌，既已异军特起，张阁之形势。遂复弥觉严重，明日之众院日程。其第二条，即大总统提出之（拟任张绍曾为国务总理咨请同意案）。其通过与否？以一盘散沙之议院，难为澈底之观察，就吴大头所接洽而论。则可谓并无成绩，盖国会中，对张敬舆却有相当感情，对吴大头之包办，则同心反对，故明日之张阁同意。果不通过者，未始非包办之又一失败，顾吴大头所以忽然急于提案者，无非眼看善变之黄陂。又到将变未变之际，其眼光觑定姓王的，已有改代为署之成心，故亟为提出，以为消极抵制。在其意想，以为可以通过，固自叨天之幸，即使否决。则趁势迎合黄陂，包办改姓的同意案，横竖都是一宗买卖，管他什么货色，此自大好主见。所可虑者，明日之众院，或以流会闻，则不独张阁之解决。无形搁浅，而代阁之期限更可根本推翻矣。

（1922. 12. 14）

王代阁已开场矣

- ▲外部门前之不速客
- ▲庭参新揆之照例语
- ▲捧场贺电喜上眉尖
- ▲院秘长取互选制度
- ▲阁议仍由次长凑数
- ▲内海陆亦并未一到

昨早十时，外部门前有不速之客安格联，以要事守候总长。闻者为之电达铁狮子胡同王

宅，时王儒堂方命驾待发践约到院，一尝代揆新味。得讯乃折辕东趋，先到外部与作半小时谈话，送客后连车赴院，车到福佑门已钟鸣十一下矣，院中之伫候代揆者，已屏息久待，福佑门岗警，且以为新官别从甬道，一似其改站下车也。到院后，秘厅人员，四局局长，森森阶前。儒堂例致逊辞，以为本人此来，纯是暂代性质，决不更动一人，务请安心办事。共维院务等语。语毕退入办公室，掇上总理宝座，拿起全副精神，翻阅三日来之积压文电，万纬千经，茫无头绪，大有今而后知总理之难做也。幸桌角有何丰林张载扬许世英等三四封贺任电报，一片谀辞，引其增趣，随即传命秘书，拟定就职通电如次。

各省区巡阅使督军、督理、省长、都统、护军使、总司令、省议会钧鉴。本月十一日奉令特任王正廷兼代国务总理，猥以紧栎之材，当兹时艰孔亟，权肩重寄，深虞弗胜，固辞不获，勉暂维持。遵于本日就职视事，邦人君子，救国同心，尚异时锡教言，毋俾陨越。是所企祷。王正廷寒（十四日）印。

秘书长席，王本属意唐在章。但唐本稳重一流，对于儒堂此次之奋勇代揆，曾权以勿就，此逆耳之言既被峻拒，而同流合污，更情有未甘，故于秘长之席，辞不肯就。昨日所以未见院令者，亦即此故，据闻此后秘厅任务，王已面囑何煜叶景莘两帮办，互推一人，出而负责云。

昨日星期四，恰逢阁议之期，原定下午二时开会、嗣以阁员未齐，乃多方以电话催请，延至四时。则各部总长之到院者，除代揆之外长外，仍然独二无三，余则次长凑数而已其中李根源彭允彝二人。深愿与农教阁席，长结不解之缘，何忍虚位不坐，负此时光。其交通一席，则高恩洪始终于汪阁中，未敢正式就职总长资格，早已中断，即偷偷捏捏，私自到部，而国务院总算尊严一点。不敢以私人资格，妄自出席，海军总长李鼎新。则近方称病，虽总理之枉从，函电之敦请，仍暂不出席，而以次长徐振鹏代表，内务高凌霨由刘馥代表。陆军张绍曾由金绍曾代表。财政则代部凌文渊出席司法交通则虚座而已。以视汪阁下半旬之冷落，其情状至为逼肖，席上儒堂以外长资格。宣告接收青岛之详细经过，并通过胶澳港务之管理条例，以及刘恩源之胶澳会办，徐祖善之关监督并由教长彭允彝入府报告云，

(1922. 12. 15)



- ▲张阁之不生不死
- ▲议员之大闹特闹
- ▲不顾法赋之权能
- ▲不事正式之表决
- ▲目的以捣乱延会
- ▲今日尚续演怪剧

内阁同意，吾人早认为国会之法赋权能，曩曾揭发此义，以责政府之违宪行为。及私生内阁，猝然毕命。政府以张阁提交国会，人选一节，张绍曾是否可以通过，国会议员，尽可以法定手续，光明态度，决其可否。言包办者，固吾人所竭力抨击，事捣乱者，亦断非社会所能曲恕。然昨日之众院，对内阁同意案，居然以捣乱散会闻。议员之抛弃同意权，于此可

发一叹。虽该院仍发通知，以本日续议前案，然捣乱性成者，固未必以一昼夜之功夫，遽能变化气质。故今日午后之成会与否，暂难豫揣，先报告昨日之情形如次。

昨日之自会原订一时开会，由吴景谦主席。延长时间至二时十分，出席议员，已达三百八十二人，已足法数。当即开会，报告例案后，即报告府方交议之张阁同意案，方欲散票表决，有识员姚桐豫，临时动议，变更议事日程。以为总统之根本问题，尚未解决。何能旁及内阁？即欲解决内阁同意案，尤应先行讨论本人提出之（主张现内阁同意之标准案），主席谘询大众，对此有无附议，附议在五人以上。姚桐豫出席说明，提案大意，声明并非对人问题，且对于主席之不列入议程，与不油印公布，责以阻滞提案，违背院法。于时大头一派与小孙一派，互致嘲讪相与驳斥，尚镇圭并言早应提出之同意案，所以迟至今日者，其原因：（一）为待议长包办手续之完竣。（二）议长又要到保定去磕头拜寿，致将会议延搁。此种事实，真为吾人之耻辱而反出于堂堂之众议院议长，请大家注意云云。听者为之竦动，大头一派末如之何也。

主席却神色不动，以姚桐豫动议变更议事日程，宣付表决。在场四百六十六人，起立九十七人，少数否决。邓毓怡请主席变更议事日程，先讨论张树森提出之第三案（请本院每于国务员同意投票之前两日。开投票预备会。以便决定投票案）。主席又宣付表决，在场四百六十八人，起立一百三十三人，少数否决。场下大呼开议开议……陈纯修、王乃昌、牟琳，及尚镇圭。提出有异议，请反证表决。主席即如请执行，在场四百六十七人，起立者三百人，多数否决。吕泮林张树森仍有异议，王乃昌登议台，期期艾艾，言不出口，台下嗤斥声，喝打声喧然并作，有大呼勿再捣乱者。尚镇圭以恶声报之，谓议长捣乱，我们为甚么不捣乱云云。白逾桓愤王乃昌之不许开议，拔起墨盒向王掷去乒乓一响，墨盒飞至议台之上，王乃昌以之猛击议台，使作响声，谓如此野蛮举动，我誓与拚死活。场下张树森吕泮林，陈纯修等，亦以墨盒报白逾桓，继以揪打，此时之全武行，恐红氍毹上之武生，尚无此起劲也。陈纯修之尊手，因动武结果，血流漂杵，置身参观席上者，几欲跳楼而下，劝其停战议和。主席于忙乱中，摇铃散会，鸣金休战，时已三时半矣。是日政府曾特派饶汉祥，出席说明，饶在别室听候出席，听此一出隔壁戏后，急急驱车而去。综观会场内之捣乱分子，率系民八及大小孙一派，其余或旁观不作响，或奋勇与之对垒，赞成张阁者，似非小数，故昨日果风平浪静者，或许一篙拈岸，渡过第一险滩，兹既经此一场捣乱，不知有无变化。好在今日下午，尚续演怪剧，吾人可拭目以看热闹也。

（缺一、字太小不清）

（1922.12.16）

内阁问题之背影

- ▲国会抛弃同意权
- ▲齐燮元帮忙张阁
- ▲保方已移转目标
- ▲对方之声东击西
- ▲王正廷更进一步

▲高恩洪推波助澜

▲张昭曾仍有兴致

及期当婉之张内阁，终以多灾多难，尚未产生。津保之有力反对，经齐燮元马福祥之调解，差有转圜之意。外传齐督赴保，实系遣使北来之传讹。齐燮元以与张（绍曾）交厚之故，于张合之提出，曾以电贺表示态度，又为转丐赴保拜寿之冯（玉祥）马（福祥）二人。向三爷一为道地，一面更特派专员，来保面陈，三爷对事，本无确定意思，一见说话者众，自不坚持成见，以此一时遂有保方缓和之空气。其实则此缓和二字，当具有若干代价，即阁席之支配当悉中机宜也。保所觐定之席面，仍当手外于内财农交，此皆政争之要冲，万无出让之事实，至肩此艰钜之人选，虽已简在帝心，实尚未到宣示之时。以三爷之向来态度，对事不轻有表示，故阁员之宣示，至早须在国会通过张绍曾总理以后，进一步言之，则三爷对阁，所以放松一步者，亦因其最近目标，业已移向。盖酝酿甚久之最高问题，至此已迫届爆发之日，观某方报告，益可徵信彼派中人之跃跃欲试也。节录于次。

（缺一、字太小不清）

张阁关系之移转，可谓出诸对方意表之外，然对方亦略有布置，于是遂有两大决议。第一与议会方面，秘密接洽，使张阁同意案，无形搁置第二将王正廷政代为署，将现阁局部改组，所谓声东击西之兵法，或终于破脸硬干。此中决策者，仍不出于沆，一流之阴谋策士。而王正廷本人，对无期之代，亦自乐得饱尝揆席奇味。据闻王派于参议院方面，已准备有充分势力，足以齟齬张阁。此亦题中应有文章，盖第一关之众议院，明示反对者，究属少数，则第二关允当力为扼守，以制其死命也。尚有一说，则谓赴保受辱之高恩洪，由交通项下，筹出一笔钜款，专为接洽大小孙派议员，使其反对投票。盖高之不容于保，已满肚皮都是闷气，其对张敬舆尤为案所仇视，所以乐得推波助澜，一图快意，其夤夜奔突，自是忙其所忙。此与外传邹鲁犖金，以反对张阁，或亦同具一种之目标欤。有此两路财神，故罗汉团之捣乱，愈益起劲，而张内阁之前途，愈趋黯淡。其一部分议员，有要求张敬舆，出席众院，宣示政见，此在敬舆方面，以目下殊无相当名义，可以出席国会，且罗汉团之惯于恶作剧，从前王亮畴之故事，已足触目惊心，故敬舆虽十分爱做总理，亦不愿抛头露险，自惹无妄之辱。但黄陂总统，忽又转出主意，拟于今午，在府以茶会宴集政团，使敬舆叨陪末座，以为可以趁此机会，使敬舆向罗汉团，作非正式之表示。事闻吴大头，竟为所阻。即敬舆亦鉴于外交大楼之声声混蛋，不敢当着总统，挨此臭骂。故今日之会，已不成事实矣。但敬舆组阁之热度，并未锐减，昨晚特召集吴大头适派以外之议员，在其私邸，有所表示。言次声明，包办之说悉属无根本，人与吴议长并无特别交情云云。此一席之谈，果有几许之効力，欲知究竟者，请看明日之议决同意案。

（1922. 12. 17）

今日重提之张内阁

▲疏运成绩到底如何

▲外交大楼谨防对骂

▲张阁情势之是非谈

▲高恩洪赴津之里面

▲内阁背影之大问题

昨虽星期，而奔走阁事者，其劳碌转较平日为甚。无他以时机逼迫，深恐其稍纵即逝，则事败垂成，弥难舍弃，昨日以温世霖做寿之便，不免施展疏通手腕，虽其接洽成绩，未得确当报告，然积极反对之民治派，或一部分之研究系，仍不改其常态，至府方之茶会，在前日虽曾拟议及之，实已打消此举。本报昨已纪及，昨晚所闻，则今日之外交大楼，且将另有茶会，由候补总理张绍曾出名，恭宴有表决同意权能之诸大罗汉，当面简述政见，另待书面报告，其宴会系订定，上午九时，其意以为一饭虽微，总有多少情面。人情虽薄，而上下午之间，或且不即翻脸，但话虽如是说法。而诸大罗汉是否法驾光临，已不可知，且外交大楼，又为不利于总理之场所，上月十五之对骂混蛋，已有前例。故今日罗汉果多多赴宴者，吾人殊不禁为敬舆捏一把汗也。吾人于此，以无暇为张阁効其算命之劳，只好介绍，两对方之报告，读者略不窺易，以待读之自辨可也。

（缺一、字太小不清）

昨报所述高恩洪之推波助澜，将不利于张阁，续据所闻，其收买之议员，实已不少。其活动根据地，则在天津法界。高恩洪昨早之匆匆出津，或即为此而去，但高之此行，且将亲向津派，作踵门负荆之请，求其高抬尊手，勿再相逼，盖交部弊案之脏证，其人诸津派掌握者，实属不少。一旦报告法庭，不免饱尝铁窗风味，故其此行实又有畏罪潜逃之意，好在天津本为遁逃藪，高果舍得万载之交通者，尽可徜徉安居，出卖路回扣之金磅洋钿，铿铿锵锵，对之作实惊笑也。

视内阁问题，较为严重之最高问题，保方之决不松手，自为题中主旨，据传津保两派，现已豫定计划，决以不日解决选事，同时为拉拢异己各派之首领起见，拟仿照日本制度，设立元老院，以五人头组织之。其院长则推出孙文，以资提携，孙派亦赞成此举云云。此项消息，虽觉唐突，究不热多少影响。某社谓保曹已移其准备，先从统一下手，以视此说，亦足耐人寻味。以吾人所见，此后保果顶此统一之面具者，或且当略示倾向于联治，事先且必有各省会议之集合云。

（1922. 12. 18）

· 时评

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

微波

▲矿工是潘大少爷……

▲恭喜山东人发财……

你们山东人应该知道你那位贵同乡潘大少名复，决要做山东的省长了。讲起这位潘大少，他的做官成绩，实在可惊。他统共做了一年零几个月的财政次长，兼盐署署长，在北京就买了两所大房子，连装修一切，大约花去十万块钱。又在天津英界，盖一座大洋房，光是

地皮就有十亩之大，一切工程地价统共花去十五万块钱。你想一年半的次长，能有二十五万买房子的大成绩，其他古董器具陈设，怕不也得花十几万块钱吗？就这一项简简单单的三所大房子，已经值得四十万左右。那末这位潘大少的穿衣、吃饭、赌钱、经商，供给姨太太花粉费、应酬曹四爷、报效最高问题等等，应该得预备多少？你们大家都是会算数的人，大概也可以算得出，不烦我们代估了。

如今这潘大少赋闲了一年多，他那一份家私，每年所生的子金，怕不够挥霍了。又因为最高问题，正在进行另猛，将来还得报效一大笔，所以勉勉强强，得再“出山”一回。预备拿一把大钱铲，在桑梓地方，刨刨地皮，著实的捞摸一点儿，作为对付各种嗜好。各方□应的资本，古人道楚弓楚得。你们山东的地皮，横竖总得有人去刨，自不如让给亲同乡潘大少，以免“利权外溢”。我劝你赶紧的赞成，不必去做那打电报上请愿书无聊的反对啊。

黄陂在天津的时候，曾经批评靳内阁有“五大公司”说那五大公司，都是贪赃枉法的家伙，他的话倒不错。不料自己做了总统，也要亲自盖印，擢用五大公司里头一位顶漂亮的潘大少爷去做山东省长。大约是为着山东的矿产不曾开发，要让这位惯拿大钱铲的潘大少去刨刨地皮，地皮一层一层的揭开，那好矿自然就一起显露了。这是最近政界发明开矿的新法子。你们大家口头禅都说什么“振兴实业，”实业以矿产为大宗，如今既得了开矿的新法子，你们千万别要反对罢。准备看潘大少刨地刮皮，好给你们山东大汉子开发无穷的宝藏啊。

(1923. 1. 25)

· 时评

洪水猛兽之北京城

微波

顾亭林尝言：“有亡国、有亡天下。亡国不足忧，亡天下乃真可忧。”彼所谓亡天下，乃国人心死之谓，即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也。

从前政府昏庸，人民固清醒也。士大夫固知有廉耻也，即以民国纲纪之坏，礼义之不修，然安福之曹陆，犹有学生起而诛伐之。故执政者虽横暴，而士林之秀，及舆论界之执笔政者，鲜不同声讨伐。各为良心公道之主张，固不约而同无有异议者，不谓今日之北京，乃聚官僚、政府、政党、议会、乃至士大夫、学生、报馆、全然如中风魔，作颠倒是非，淆乱黑白之主张，赤裸裸恬然不为怪。噫！世道人心之变，较之史书所载，星陨、日食、地震、山崩、大风、淫霖、冰雹、各灾异，举无足以拟之，真洪水猛兽之世界矣。

罗文干之狱，自检察厅宣布不告诉之处分后，此案是非，殆已大白于世。乃以吴景濂及益友社少数分子不满意之故，遂有彭允彝声请再议之提案，遂有蔡元培羞与为伍之辞职，遂有北大学生之请愿，遂有议院警卫之殴打，遂有参众两院之对彭同意。夫议员之缺乏知识，不识政治法律为何物，或爱金钱、或媚军阀、或好捣乱，此犹可恕。今则并“人”而亦不知做不愿做，而所谓学生报馆，且有一部分与之互相勾串，为反人道反人格之运动，替彭攻蔡，不惜举国中稍有知识，公认为比较的是“人”之门类者，悉数而湔之为卖国党，意非尽